



No. 1 乔维安
晋江暖心言情

《何以笙箫默》后——
最情深入骨的重逢与分离！
与何以琛并称最长情的男神温暖回归！

上

乔维安

著

我的私人劳家卓

世间有一种毒，叫作爱上劳家卓/
并且会爱得走火入魔/
反正我们是爱疯了！

我的 私人劳家卓

上
乔维安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私人劳家卓 : 全2册/乔维安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6926-8

I. ①我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30151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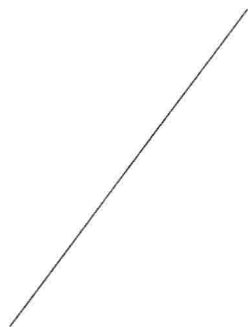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我的私人劳家卓
作 者 乔维安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周 莉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文 字 编 辑 周 莉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刘 巍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395千字
印 张 33.5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,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926-8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我的私人劳家卓



他的笑容隽永温柔，
刻在我心底，
绵延至一生那么惆怅而漫长。
我犹记得睡梦中鱼尾葵果子深红，
七里香开得浓郁，
还有许我一生的少年。
心里的每一个缝隙都被暖暖的幸福填满，
沉甸甸的充实安稳之感，
生命和爱情以一种富足安盛的姿态，
缓慢拔节，
清风雨霖，
完满流转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我的私人劳家卓

第一章 / 1
东门的半里长街

第二章 / 15
我当然没有穿上薇拉王

第三章 / 35
为了安慰家里失意的小女孩

第四章 / 59
我若无法护你周全

第五章 / 79
喜欢伦敦的雪吗

第六章 / 107
在我最好的时候和我最爱的人在一起

第七章 / 149
我们为什么要为了旁人吵架

第八章 / 180
劳二心爱的芭比娃娃

第九章 / 213
一个王朝的更迭已经结束

第十章 / 227
再见，劳家卓



目录

CONTENTS

我的私人劳家卓

第一章 / 243
我在苏黎世，重逢劳家卓

第二章 / 274
不过是等他一句道歉

第三章 / 304
我从未想过他可以率先离席

第四章 / 329
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空的

第五章 / 375
我的一生都被一个男人所控制

第六章 / 404
我不需要失恋的第一百零一个方法

第七章 / 417
又有谁会真正留在原地等你

第八章 / 433
梦想中的房子

第九章 / 450
江意映天下无敌

第十章 / 468
房间里是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

番外一 / 477
苏见的婚礼

番外二 / 485
你不知道的事

番外三 / 496
塔希提

独家番外 / 505
跟你未游尽花都

第一章 东门的一半里长街



东门的半里长街，人群从校门鱼贯而出，漫天的柏树下顿时喧闹一片。

我慢吞吞地将手上的书一本一本塞进背包，抬脚缓慢地朝校门走去。

开阔的大门前巍然耸立的花岗岩石已经近在眼前，我蹲下，漫不经心地系了系球鞋上的白色鞋带。

道路旁有同学走过，见到我，微笑，“江意映，出去啊？”

“啊，嗯。”我含糊地答着，站起来露出一个虚浅的笑容。

挪出校门，我张望了一眼，朝侧边的报刊亭走去。

“请给我一本《娱乐周刊》。”我至死爱看八卦杂志，各路打扮光鲜的明星齐聚集，前一日尚与艳女夜店湿吻，下一日就公然同纯情女友挽手试婚菜。光怪陆离的镁光灯下，甜美的职业笑容好似扭曲的日式人偶，代代均有俊赏风流，日日都有内幕踢爆，一直提醒着我这世界有多荒谬。

“大小姐。”耳后传来恭谨的声音。我掏钱的手势定了一秒，置若罔闻，低着头接过卖报刊的阿姨找的零钱，盯着地面朝外走。

“意映小姐，车子在那边。”男人的声音不依不饶。

我低低地叹了一口气，捏住手上花花绿绿的杂志，转个身朝街道旁走去。

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赫然泊在路边。男人走到车前，神态恭敬，一丝不苟地拉开后面的车门，左手扶住车门，右手放在了上方。

我面目鬼祟，将手上的杂志半掩住脸，如同过街的老鼠一般蹿了进去。

开车的张叔在江家颇有威信，可追溯到父辈交情，他的父亲跟着我曾祖父在战乱中从上海逃到南方，名为主仆情谊，实为患难之交。他在江宅出生，从我祖父那一辈开始，一

直为江家做事，可谓三朝元老，忠心耿耿。他性情敦厚，从不多嘴多舌，对我倒是一直不偏不倚，我虽然嘴上不说，但还是一直甚为尊重这位长辈。

或许，这是祖父派他来接我回家的原因。

因为之前来的几位，都被我直接扔在了校门口，尔后我扬长而去。

我不喜欢回家。

我将头倚在车窗，垂目看自己的手指，食指上还有一抹淡淡的水彩，冰透的蓝色，将手指在我的白色上衣上擦了擦，一抹泪水一般的蓝，氤氲开来。

我不喜欢他们谈论我母亲，虽然他们极少谈起她，一个抛夫弃女远走异国的率性女子。在这样端庄持重的老派大家庭里，离婚此事，本身就是一个耻辱。

我也不喜欢我父亲，为了迎娶埠内名媛，在我十二岁时就将我送入寄宿学校，从那之后，只在周末敷衍地接我回家。

他将我扔到外边多年，殊不知，所谓的江家大女儿，已经在年岁中被磨成了谨言慎行的乖孩子，一心只愿做寻常学生，早已失去了任何没落名门阔绰舒雅的风韵。所以，即使是十八岁之后，我在这个家里，仍然局促万分。我只盼快些大学毕业，早日自食其力，尽早离开这个家。

豪华轿车平稳地开了近一个小时，转出了市区，进入了一方苍苍沉郁的乡间别墅区。

开阔的平原绿地一望无际，车子在浓密的树荫间穿行。远处错落有致的秀致山陵中，散落着一栋栋私人住宅，江家老宅的长长红色屋顶已近在眼前。

车子驶过宽阔的道路，两边高大的桦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，尽头的大门悄然敞开。

车子在庭院前停稳，张叔过来拉开车门，“意映小姐，到家了。”

我扯了扯书包的背带，跨出车门。傍晚的大宅，夕阳映照下的庭院，梧桐树下一片苍翠的阴凉。

厚实的暗红杉木大门敞开着，张嫂迎面而来，接过我的书包，朝着屋里喊：“江先生，大小姐回来了。”

我穿过宽敞的玄关，走进古雅的主屋内的厅堂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泡茶，对面的扶手椅上，坐着一位神色威严的老人。

我站在一旁，垂手礼貌地道：“爷爷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一位身段丰满却不失婀娜的妇人正好端着精致瓷碟走了进来，看见我便露出笑容招呼：“映映回来了啊。”

“芸姨。”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愿意改口叫她妈，全家似乎也习惯了我的拗气。我奶奶就说过我硬邦邦的，不会讨好人，一股犟脾气。

芸姨招呼我坐沙发上喝茶吃点心，我坐在一旁，拿了一块豆酥糖。江家祖籍浙江

嘉兴，故家里人一直爱吃江浙口味的食品糕点。

僵硬着身体坐了一会儿，听他们聊今日市价与股市起落，我渐渐心不在焉。

“你小姑姑也在家，后院里。”爸爸忽然对我开口。

我知道父亲对我并非没有歉疚，但为人子孙，亦须仰仗家业庇荫，他有自己的为难之处。

我经年来对他的疏冷态度，他或许暗地有些许心伤，但亦是无可奈何。如今金口一言遣我离开，我早已万分感激。

我站起朝座中长辈一一打了声招呼，奔去后院找小姑姑。

小姑姑是爷爷最小的女儿，只比我大六岁，我从小跟着她屁股后头转悠。后来，小姑姑大学时去了美国读书，每年圣诞节都给我邮寄巧克力，我们一向亲近。

转过了一道长长的葡萄花架，抬头看到她站在二楼的花园修剪茉莉花苞。

我噤噤跑上楼梯，她听到声音回头，笑着大声唤我：“映映！”

我扑过去搂住了她的腰，“小姑姑，姑父对你好不好？”

小姑姑今年年初结了婚，姑父是大学教授，儒雅翩翩的男子。她当时没有如爷爷的愿望嫁于名门二世祖，还在家里狠狠地闹了一番天地。

但她是爷爷老来得女，又是洋派作风，最后全家也只得妥协。

“哎——哎——”她连忙把手上的剪刀放到了花盆边，“当心点——”

她拉着我在顶楼花园喝茶，笑着道：“过来，跟小姑姑说说，功课可好？一个女孩子，却偏要学男孩子学的东西，怪不得你爸爸气得跳脚。”

“他才不理睬我学何种专业，他一向认为女儿只需穿衣打扮然后嫁为人妇学做羹汤。”我撇撇嘴，然后故意认真地道：“还有，请勿对本专业持有性别歧视。”

“哈哈，”小姑姑笑，“上了大学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建筑不是男孩子的东西？”

“小姑姑，那是艺术设计，不是建筑设计。”我瞪她，腮帮子鼓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我们江家未来的设计师，可要喝茶？”小姑姑笑着给我斟茶。我们依然像小时候一样，躲在角落里，怡然自得地享受属于我们的自由自在的时光。

夕阳西下，平整苍郁的草原覆盖了一层金色的光芒，我靠在椅子上，享受着微风拂在脸上的感觉，远远地看到几里外蜿蜒而来的车流。

“小姑姑，是哪家的车？”我捧着红茶，望着那一排在夕阳下闪闪发亮的车子。

这一区是城中老宅区，随便一家都是本市悠久名门，但随着城市发展，这一区渐式微，许多住家已在城中的新兴商业区购入新宅，仅留着老宅偶尔入住。

小姑姑大致望了望车流的走向，“住我们上边的，劳家。”

我轻声喟叹，“怪不得。”

如今城内富比王侯的劳家，祖宅是一栋巨大的洋房。小时候，母亲偶尔有兴致，会带着我和小姑姑去参加劳家的宴会。

小姑姑那时候已初长成落落少女，最为渴盼被母亲精心打扮成淑女样子出席这种衣香鬓影的场合，而那时我尚年幼，对此类筵席的唯一牵挂，不过是有心爱可口的蛋糕和冰激凌。

幼时记忆早已飘散风中，小姑姑多年后长成了一个明爽伶俐的女子，成日着职业套裙在法庭上与人唇舌交战，早已不爱蕾丝娃娃洋装。而我，终究不似母亲的明艳照人、长袖善舞，不过是一个在人多场合便显得沉闷的寻常女子。

劳家也早已在多年前举家迁出祖宅，在新城内黄金地段另建了更为奢豪的宅邸。

我和小姑姑手拉着手站在顶楼花园，饶有兴致地望着远处那一大片绿荫围绕的宽敞庭院，数辆车子在屋前停了下来。

司机走到后座拉开车门，陆续有人走出，我看到最后离得稍远的一辆车子走出几人，手上都提着一个白色箱子。

我略有诧异，轻声问：“怎会有医生？”

小姑姑想了想，“哦，家庭医生吧，不过祭个祖住个三五日，连私人医生都要带来，排场可真大。近年商业圈内盛传劳家卓身体不甚健康，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。”

我心跳漏了一拍，脱口而出，“那个俊俏冰冷的二公子？”

小姑姑看了我一眼，有些打趣地笑道：“映映还记得他？”

我摇头失笑，“那么小，怎么记得。”

我那时个头小，被母亲打扮得像个洋娃娃，穿着白纱裙挤在一群女人雪白的大腿间，怎会留有多美好的记忆。

“一转眼，十多年都过去了。”小姑姑竟然难得地轻叹了一口气。

我一直睁大眼睛盯着远处宽阔的别墅庭院，影影绰绰来回走动着许多人影，太远了，我根本看不清楚。

我一向不喜屋子太大，长大之后一心只盼望有一套百平温馨公寓，丈夫、孩子吵吵嚷嚷，夜晚一家人对着桌子低头喝一碗热汤，已是莫大的幸福。

三千尺大宅，奢华大厅，胜景庭院，又有何用？橱柜里装着打破了一只汤匙便束之高阁的整套珍珠瓷餐具，祖父母房间里的好上红木梳妆柜台，镶嵌银丝的绸缎椅子已经有些发暗，精美的烛台和瓷器，纵然女佣日日打扫，看起来美轮华贵，却透着一股子陈旧的味道。整座屋子，白日里保姆带小弟只按时泡奶粉哄他安静，祖父、祖母自有一票牌友，大屋常常是冷清得缺乏人气。就好比现时，静谧的夜晚，我躺在二楼的房间里，怔怔地望着厚重的丝绒窗帘，珍珠串坠在夜风中轻轻摇曳。

这宅子吃穿用度，样样考究，外表看来光鲜亮丽，但在静深之处，却闻得到腐朽的气息。

我翻了个身，脖子上的玉坠摩擦着身体往下落，微凉的寒意。

晚间饭桌上，我意外地成为被关注的对象，简直受宠若惊。

祖母抱着弟弟坐在我身旁，忽然要求看一看我脖子间的玉石。我略有诧异，但还是顺从地扯出衣领深处的石头。这仅是一块样式寻常的弥勒佛玉佩，相比如今首饰店里的花哨多姿，款式显得有些古旧，但硬实大方，有些男孩气，戴久了，散发着异常温润的光泽。

我从未问过这块玉石的来历，从我记事起，它就在我的脖子上了。

江家家业虽然这几年间缓滞不前，但底子似乎还殷实，我的两个弟弟出世时，祖父甚为高兴，在城中老字号的店铺打了厚实的长命金锁做出生礼，还从千宝楼订了一尊生肖花青翡翠送予芸姨。

我曾经暗暗猜想，纵然我是女孩儿，终究是长孙女，或许这是我出生时，江家太上皇发恩御赐。

下午时，我分明在奶奶的眼神里，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欣喜。

胡思乱想了一番，在床上翻来覆去许久，后果是夜凌晨二时才睡着。

早晨十点我仍睡得迷糊，张妈来敲我房门，“大小姐，老爷让你速速起身下去见一位长辈。”

我起身梳洗时仍有些迷茫，江家多年来的交际应酬早已忘记有此大女儿的戏份，今日忽受此恩宠，我简直要三呼万岁。

换了粉色棉衫外套、灰色针织罩衫和百褶格子裙，走下楼梯时，就看到祖父、祖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陪客人喝茶聊天。

走近沙发前，一位穿着盘扣考究中式绸衫的年长夫人，对着我笑容慈祥，“你是映映？”

我微笑略略低了头，眼光只看到她胸前一颗一颗圆润锦缎扣子，“嗯，您好。”奶奶在一旁说：“映映，这是劳家老太太，你小时候她还抱过你呢。”

每一位长辈叙起旧情，都会说到这般桥段，但无论多么老套，一样觉得多了份亲切，我抬起头来对着她笑了笑。

劳夫人甚为随和，拉了我的手坐在沙发内，无非是问多大年纪、可有念书、平日有何爱好，我只好一一据实以答。

祖母起身离开了一会儿，又过来，“张太太、王太太过来了，美如，上桌吧，以后映映有的是时间陪你。”

劳太太站起，对着奶奶笑笑，“这孩子真是乖巧，看得招人疼。”

祖母笑着答：“平日里是乖，只是脾气硬得很。你以后怕要多包容。”

“女孩儿，特别是年轻女孩儿，有主见一点好。”劳太太笑着起身招呼，“映映，我先打牌。”

我忙陪着起身，“好。”

她笑容温柔，往我手上塞了一个沉甸甸的红包。

我又被一堆七大姑八大姨推出了客厅。

回到房间，我摊开掌心那个硬质纸袋，华贵的绛红烫金的福禄康寿，我打开，抽出了里边沉沉的一沓钞票。

长辈见到世交亲戚小孩儿会给红包，从小到大这么多年，也算见过些人情世面，但出手这般阔绰，还是令我咋舌。

我缓缓地摸搓着手中的纸张，心里有一圈一圈的涟漪，逐渐扩大。

晚上我躲在房间里涂鸦，对着课本练习素描，看我喜欢的那位西班牙女设计师屋古拉的户外家具设计系列，看她描述的装饰艺术和布料设计，独自沉浸在光影变幻的色彩中。

小姑姑忽然在楼下唤我，她这段时间有案子，为了取证连日外出，晚饭都没有回来吃，不知何事找我。

我起身跑到浴室洗手，哗啦啦的水一直冲到指缝间一丝油彩也无，江家对子孙辈仪表要求甚严。

大厅上水晶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祖父、祖母坐在檀木雕花屏风前的丝绒沙发上，父亲与芸姨陪坐在一旁，小姑姑窝在角落，数目唰唰望来，好大阵仗。

我强自镇定，坐下喝了一杯茶，听着他们闲聊，一边瞄小姑姑。

小姑姑对我使眼色，示意她也不知何事。

“咳咳，”父亲将视线从手中马经转回，看了看身旁的芸姨，终于开口，“映映，你在学校，可有男友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一头雾水，我大学已经读到第三年，现在才来问是否有点迟。

芸姨赔笑道：“你这当爸爸的是什么话，映映还小，又这么乖，怎会随便交朋友。”

祖母插话进来，“也是，切莫同如今洋女，穿得暴露当街同男仔亲热，真是败坏世风。”

小姑姑低低讪笑一声，对着我悄悄翻了个白眼。

但觉大事不妙，我无暇理会她，只正襟危坐。

“那你可曾考虑过婚姻大事？”父亲开口。

“什么？”我开始疑惑。

“映映，”奶奶开腔，带着考究的斟酌，“你出生时，我们家与劳家定过一门亲事。”

“定……定亲？”我瞪大了眼，简直结舌。

“你爷爷那时在上海做生意，劳家老爷子那时在上海洋行做事出了点差错，你爷

爷投了一笔大款子给他助他脱困，老爷子一直念着这份情，两人也算旧交。后来我们一家得以顺利逃出战乱到了广州，也是得了劳家的帮助。劳家老太太跟我也投缘。你出生时，劳家老爷子托人带来了祖传的和祥玉，这门亲事便算是定了。”

我尚存一丝理智，语调有些发颤，“是昨天那位奶奶，还有我身上戴的那块玉……”

“嗯。”爷爷磕了磕手上的楠木烟斗，点了点头。

小姑娘的声音插了进来，“男方是谁？”

我心底又惊又疑，只想起母亲。哦，我那开明的母亲，一直娇纵待我如友，怎会允许如此事情发生，而竟不曾让我知晓。

父亲缓缓接话，“如今老爷子手下做事的是两个孙子，长孙劳家骏已经成婚，单身的是二孙劳家卓，今年二十六岁，是如今劳通亚洲区大宗投资顾问主管。”

我心底忽然一静。

奶奶带了一丝笑容，“今日老太太来家里见过你，说很喜欢你。映映，你可愿嫁入劳家？”

“什么！”小姑娘惊跳起来，脱口而出，“拜托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！”

父亲瞪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目光望着我。

芸姨笑着道：“哎呀，女孩子念再多的书，最终也得有个归宿。劳家是何等家世，映映你嫁过去，必定不会亏待了你。”

小姑娘声音高了几分，“老爹！现在什么年代啦！怎还会有这般荒诞之事！”

爷爷眉一皱，语气多了几分威严，“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！我们江家受过劳家的恩！既然许下了承诺，就得对人家有个交代！”

“要报恩也不能这样！”小姑娘据理力争，“爸，这是映映一辈子的幸福！”

奶奶不理睬身旁的唇舌大战，灼灼的眸只看着我，“映映，你怎么说？”

我低眉顺眼，定定地看着祖母手中一串檀香木珠子。

“我愿意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安静得仿佛六月仕径大道上落下的一片叶子。

客厅内一片寂静。

我声音低得近乎飘忽，却一字一字清晰如刻印，“承蒙劳二公子看得起，我愿意嫁给他。”

小姑娘腾地站了起来，朝我怒吼：“江意映！”

我悄悄抬头望她，小姑娘双眼简直喷出火来，只恨不得揪我起来打一顿。

我只沉默不语。

小姑娘抛下了一句：“疯狂的世界！”朝楼上跑去。

我自眼角的余光中看到祖母的微笑，安详得拈花如佛。

周一，我如常返校上课。

课业忙碌，下课时同学各自哗啦啦收拾绘图稿纸嬉笑散去，无人知晓我内心波动。

惠惠给我发信息，说她还有课，让我在图书馆等她一会儿，一起吃午饭。

韦惠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自中学就认识，她是个活泼爽朗、讨人喜欢的姑娘。

我们一起考上的南大，我虽然没有说，但心里其实很是高兴。反倒是惠惠，放榜的时候搂着我大叫：“映映，哈哈，我们还能在一起啊……”

惠惠有着敏锐的观察力，从高中开始，我那一点点花花肠子从来都瞒不过她的法眼，更可怕的是，她对八卦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亢奋和热情，所以她大学报了新闻系。

我一手按着手机，一手拎了书包，慢慢地走出教室。

早春四月，空气中仍笼着一层薄寒。穿着蓝色套头衫的高大男生，牵起身畔女孩的手，低头间温柔的笑容。

呵，杂志上写：相爱的时光就是最美的时光。

我只觉惆怅。

“江意映！”我穿过文思楼前的小广场时，不知谁在喊我，明明扬起的是清冽悦耳的嗓音，听起来却带着隐隐沉郁的韵味。

我转头，看到一个高挑的男子，穿褐色粗布裤子和白衬衣，外面套一件藏蓝色针织衫，立在婆娑的扶桑花叶下，正望着我，目光专注。

他神态沉静，甚至有些冷漠，暮春的阳光映照出皎如象牙一般瓷白的皮肤。

我只觉脑袋发晕，怀疑自己眼花。

我深深呼吸，努力平定心神望去，直至认清来人，有一瞬间，无法动弹。

他走近，脸上终于浮现一抹浅淡笑意，那笑容在阳光之下一闪而逝。他开口，声音低沉了几分，“映映，我是劳家老二，我是家卓。”

我不知自己发怔了多久，方回过神来，“劳先生，您好。”

他唤我映映，如同任何一个世伯表兄，亲切温和，断绝了一切迂回曲折的暧昧。

“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他温和有礼，口气和态度都恰到好处，从容妥帖良好的教养。

我这时才发现几乎整整一条校道的女孩子都在悄悄打量他。

我慌忙点头，“好。”

劳家卓轻轻颌首示意我跟他走，路旁的车道上泊着一辆黑色的车子。

他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，我坐了上去，俯身的一刹那，我闻到他身上的气息，淡淡的香气，是富贵之家的那种蓊蓊郁郁、钟鸣鼎食的味道。

“刚下课？”他专心开车，淡淡地开口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学校附近可有安静的地方可以坐坐？”

“嗯，东门那里有一家咖啡店。”

“你说的是南爵？”

我心底掠过一丝诧异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以前在南大读过书。”他转头，笑了笑说：“所以我会知道也不奇怪。”

我轻声道：“原来是校友。”

劳家卓把车停在了车位，同我走进店里，因为没到下课时间，店里只有寥寥数人。

今日早上一直上课，我早已饿了，不客气地点了大杯的卡布奇诺和奶酪蛋糕。

劳家卓只要了一杯咖啡。

戴着蕾丝花边蓝色围裙的女招待在劳家卓身旁流连，殷勤地问：“先生，还需要点别的什么吗？”声音甜得能拧出蜜来。

我略略低头，听到他客气地回答了女侍应。

然后四周安静下来。

我将手放在桌下，握着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才抬头望他。

他望着窗外，一瞬间正在出神，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转过视线。

我心底暗暗赞叹，真是异常好看的男子，那般清晰俊朗的眉目，侧脸的线条清峭瘦削，极其动人。

他似乎并不介意我这般唐突的直视，又或许是早已习惯于女性惊艳的眼光，开口说道：“没有事先打声招呼，我这样冒昧，希望你不会觉得困扰。”

我色迷心窍，一时还回不过神来，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，“啊，不……不会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他坐姿笔直自然，双手在桌面交叠，手腕上一块干净的表，浑身散发着坚定的气质。

我渐渐定下心来。

我喝咖啡，心下已经知道他要谈什么，竟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可能，我们也是需要见一下面。”

他轻轻笑了一下，似乎也有些放松下来。

“映映，我可否问你怎会答应——”劳家卓斟酌了一下字句，“同我的婚事？”

我脑中转得飞快，像他这般的公子哥儿，想必是不愿这般早早被婚姻束缚，也可能是早有深交多年的女友，但无奈被家族逼婚，今日要来跟我谈判，叫我别痴心妄想。

“我之前倾慕你万贯家财，今日一见，更加贪恋你绝世美色。”我面无表情地望

着他，语气严肃得如在海德堡辩证的先哲。

他玩味地看了看我，似乎觉得有趣，浅浅地笑了笑。

“不，你不是这样的女孩子。”他望着我，笃定自若。

“我想要离开江家，我渴望自由。”我忽然低声道。

“即使是以婚姻这样的方式？”他略微挑眉。

“即使是以婚姻这样的方式。”我重复，抬起头来冲他一笑，“形式而已，不是吗？”

他不动声色，“是的，但愿我们合作愉快。”

“劳先生，”我忽然轻声开口，“我父亲最近生意可好？”

他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问到这个，表情一怔。

“令尊有意向劳通贷款八千六百万。”看来他不打算隐瞒。

我心底其实早猜出了个大概，从他口中证实，竟不觉难过。

我江意映价钱竟还不低。

“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”我挣扎着问。

“江家近年已式微，本市似乎没有哪家银行打算冒这样的风险。”

“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？”

他眉梢轻扬望着我，征询的意味。

“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你家里的意思？”

劳家卓淡淡开口道：“我祖母笃信中国传统文化，她找命理大师看过你面相，还批过生辰八字。大小姐面圆鼻正，宜室宜家，是旺夫面相；且很不幸，我们的时辰非常相配，是夫荣妻贵之命。”

噗——我将口中含着的一口咖啡喷回了杯中。

劳家卓抽了一张餐巾纸递给我，我挺高兴，“原来我命这么好啊。”

“那你怎会同意？”我擦着手指洒出来的褐色咖啡渍。

“这个并不重要，对吗？”他答，“或许等到我们结束的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。”

他三言两语掀了我的底牌，只留给我客气的微笑。

此人无疑是谈判桌上的绝顶高手，对付我这般菜鸟，连剑都不用出鞘。

“映映，三年。”他一手撑了桌沿站起，“三年之后，我给你自由。在此期间，你可以交男朋友，我不会干涉。”

同劳家卓见面回来，我回到宿舍倒头就睡，连与惠惠的午餐都忘记了。

次日下午在综合楼教室上课，突然一只爪子伸过来揪住了我的头发，然后是阴声怪气的声音，“江意映，上课不专心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我慢条斯理地收起我手中的言情小说，眼皮微抬，“韦同学，你跑上来上设计系的课做什么？”

韦惠惠一屁股坐到了我身旁的位置，眼神哀怨，“手机也不接，昨天害我在食堂等了一个中午，说，你死去哪儿鬼混了？”

我耸肩，“晚上请你吃饭谢罪。”

惠惠顿时笑容满满，“成交。”

我笑，她真是一个爽朗明快的女子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课，我和惠惠懒懒地坐在位置上等座中诸人散去，我包里的电话突然响起。

是家里，奶奶问：“映映，放学没有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“老太太方才打电话来，想约你喝茶。”

我有丝莫名紧张，劳家就这么中意这个孙媳？这么快就要联络感情。

“映映，长辈约见，莫要失了礼数。”奶奶不放心地叮嘱。

我只能答应着。

大约我神色有异，韦惠惠一直望着我，但我已无暇应付她。

未几，又有电话进来，这次是慈祥但有些陌生的中年妇人的声音，“映映？”

“嗯，您好。”

“你奶奶跟你说过没有，你可有空？”

“有的，我碰巧刚刚下课。”

“我在皇都酒店订了位子，可要派司机去接你？”

“不用，我搭地铁很方便。”

“那好，我让小郭在门口等你。”

我飞速地收拾课本和画具，塞进书包，一把拉起了惠惠，“我今天没有办法和你吃饭了，改天补上。”

“喂！”惠惠气得跳脚，不甘心地跟在我背后吼叫，“江意映，你是不是瞒着我偷偷找男人了？”

我朝背后挥了挥手，朝校门走去。

午后四点的皇都，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，红茶氤氲的香气缠绕，我对着远处玻璃外的温暖阳光，简直要打盹。

“映映？”老太太唤我。

“嗯？”我略微坐直身体。

我这时才看见一个衣着优雅的女士不知何时已站在我们的桌前，劳太太介绍：